

求是堂文集卷之十七

耕天道人說

龔名雲起字仲震別號耕天武進人

柴桑



毘陵龔子貧無地可耕而自號耕天道人或有問於文子曰天可耕乎曰可考天文書角宿天田二星牛宿天田九星畢有天圍鬼有天社皆耕之所也牽牛耕之具也室有土工吏斗有農丈人耕之人也紫微垣之八穀星宿之天稷箕宿之糠星昴宿之芻藁皆耕之所獲也婁宿之天倉天庾天廩天圉皆耕之所藏也天市垣之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七

一

斗星斛星危宿之杵星白星皆耕者之所有事也謂天不可耕何耶曰此天人耳則不可知龔子亦人耳能上天而一之日于耜二之日舉趾乎曰子不惟不識耕且不識天矣夫人墮地而不能如飛者象樹之羽走者象艸之毛則必資乎衣不能如蟬之不食蠶之不飲野蠃之不食不飲則必資乎粟凡此者天欲勞智蟲而俾之自給也衣粟且出於耕而况此方寸之間蕪穢不治則赫赫帝謂謂何不幾天荒耶古之君子早作而夜思幼勤而老不倦孜孜焉勉勉焉不敢自卽於荒也蓋天生

生之理也性心生也而心之所由以生也天也不自耕
誰代之加厲耶抑余聞之陸文安曰唐虞之際道在臯
陶殷周之際道在箕子何以不數稷契周召而斷斷二
子爲耶蓋一推知人於九德一演皇極於九疇本天以
立言也莊生亦盱眙於寓言者不曰耕之以鹵莽者報
以鹵莽耘之以滅裂者報以滅裂乎不又曰報者不報
其人而報其人之天乎夫人誠知其人之天而耕焉不
責報報若倚頓之酬傭季路之取寄也無一爽者龔子
孜孜焉勉勉焉不墮農自安雖貧於地乃富於天矣耕
求 是堂文集 卷之十七 二

可已耶或聞之雀躍曰旨哉斯言

雜說四首

許由過道旅人有喪其楮冠者報由于士士熟眠之曰
嘻若盜耶若受帝之天下雖喪百楮冠人豈意若蓋眞
盜耳若不盜楮冠乃盜辭天下之名者也虞舜聞之遂
不敢讓德

傳說居巖夢有冕服者謁巖而談巖雲出而雨天下翼
日果有以象來求者殷之羣臣曰同夢夢耶台鼎夢從
王於黼扆之前畫絢之後王不夢台何耶有諭之者曰

說幸夢謁殿而談耳設夢謁殿而談王不夢矣

呂尚三十學釣釣五十年而不獲一魚周昌四十九學獵獵四十二年而不獲一兔一旦獵者遇釣者曰獲孰多釣者曰獵鷹上而下犬獸駭矣釣調芳餌施弱絲若拒之若迎之獲多獵者嘿然由是乃陰行善

商山四皓招淮安一老約爲五隱淮安老曰余形畏影聲畏響悄然而已使五形五影五聲五響是白而招射也烏乎隱乃卒辭去未幾暴有呂后幣聘之辱

祈雨說一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七

三

辛亥季夏安慶不雨巫登壇日禹步焉不雨又池巫登壇或如病癩或如病狂卒不雨或問余曰雨不可求乎曰天不司雨司雨者山川之神耳天子不親民親民者郡邑之吏耳山澤之氣不通則不雨矣山澤之氣通則雨矣郡邑吏與民之情通則山澤之氣通矣郡邑吏與民之情不通則山澤之氣不通矣

祈雨說二

酷一大旱魃也貪一大旱魃也旱魃之繫乎郡邑者輕旱魃之繫乎君相者重請徵於古于定國頌孝婦寃而

東海雨矣孟嘗頌孝婦寃而上虞雨矣此治酷旱魃法也烹桑弘羊而立雨矣上鄭俠流民圖而立雨矣此治貪旱魃法也

告逐虎文

丙焜歲雄莎鷄在宇日紀厥六二十加五主人改卜是作皇祖龜食讓源式告司土誅翳伐灌匠伯布矩爰考爰法祝興百堵豆有掩肩壺有溢醜巫者敝辭既偃且僂豈曰不虔爾神或此爾實不諱主人則窶六年從事家尚縣釜子舍同之彌茹蓼苦降叢豕貊世族戮獮見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七

四

人斯畏山鬼爲伍願率妻孥息影茲澣有堂有室有舍暨庾春耕秋刈師我農父取數鷄鴨朝飼特牯射雉維牙潑魚斯呂我願已違百日不雨生兵何物刀擊弓拊子啼手戰妻切心腐敗絮自擁母也何稔余乃燦然賢賴有古龜冠同心不宜有怒環視寓居三豕畜廡二牡一豶願言孽乳云胡不廸一食於虎黃毛白爪掉尾孔武入我豕圈夜尚未午浚齒入鬣桑舌出吐匪仁爲質不義而取蒼蒼者天容斯醜匪獸之怨爾神曷主乃土乃木乃聾乃瞽張皇戾氣不我是祐爰申以辭訴於

林鳩勿匿斯慝翺翔我圃我張我弓我貫我弩明則有
羅幽則有組先誅厥佞去集社鼓旭旭精閃剝切如殺
惟爾之体式歌且舞躑躅寢叱負塗煦煦采彼桑土舊
牢斯補勿驚我僮勿駭我妣宜爾子孫生息無數乃從
父老報以修脯

逐瘧鬼文

有病焉豎子所爲君子之急虐隣水火信比潮汝夷則
高凜江南卑濕家蒙斯厲人罹茲疾桃菊前導曰乃鬼
蠹文子患焉客過而唁曰此不才之子不善之戲不用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七

五

四月爲子三驅翼應之曰嘻葢皮休禁而不去孫樵遂
而復來者也眩當世而露情怒古人而雷詈旣矯辭以
自庇夏拊臆而誰嚙余聞氣盡志惑奇鬼乃生機浚智
迅黠鬼乃名鬼癖於情一詠一琴鬼才於文五緯五經
豈但薪人之突荷人之柱堂不畫米席不借箸進訶浩
浩退賦不遇自瘧何損至乃瘧世否則朝爲塗豕夕作
藩羊朔猶鳥企晦已鳴張扈絲勢跋踈難禮防瘧及君
父豈曰身殃夏有衣不山白朝忽色紫引退悔遲勸進
不耻投流自清排墻而死子且自瘧仇因瘧子凡此三

品誰鬼爲之舉世不病瘵病於斯客笑而去文子揖瘵而進之歌曰天寒暑兮人涼炎人則促兮天則延天則恩兮人則讐鬼兮鬼兮從汝遊

祝窮鬼文

甲午孟春正月晦日文子以茗果之具揖窮鬼而祝之曰公與我周旋久矣弱而一窮文學壯而一窮孝廉強而一窮卽官今艾而一窮山人矣方其第南宮命北都列鳩署適鴛湖竹藏公事梅寄私圖肉鮮鼓吹艘多輓轡薪勞駑馬箕大羣狐欽承舜日不錄繇辜公之困我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七

六

蓋從其初爰謝李氏忽作棘人先志告閔家難則頻躬遘天墜竟無陵馮昌禹時相拂拂督臣內訌京滅外叛城傾壘孤竄逸爲公不寧小人有母負戴於道檣無半枝心慙寸艸寄生葉短寄居蟲小大有頑民孺子作號鹿命在厨烏哺不了能不怨公無神可禱管彼招撫檄札下催怒如蠻雨疾似殷雷鱗甲已衷兵弩具來曾一瞬息坐公莓苔俄有熊虎欲爲精衛自守雖堅攻人斯脆頭走田橫旗縣翟義幸負山逃猶吟潮對誓作南冠長啼白帝不爲獗狂僅一髮際公之相窮豈有意志至

若矜青蟻嘯丸赤蜂屯負塗之豕逐臭之蠅塵揮不去
丸舍猶競蝸聲不改鷹眼可憎相干是意長吁靡伸枚
枚恣恣又不屑稱公若窮我畢能覃精意者公老而倦
遊乎祀已有一鬼短髮橫着長膺直膝皂帽艸履索帶
裘被吐舌忤視向余而嘻曰文山人文山人而公未上
絕交之書若遂下逐客之令乎而公窮若以文學五年
孝廉三年郎署不調十年耳自若辭纓還褐予正酣焉
縱自今爲寒盟爲沒社爲形贈影爲目降心爲鰈鰈之
魚爲叩叩之獸尚希耄期乃交遊之清去大荒若何爲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七

七

而欲中道背乃公也若欲不窮乎登九牧之鼎何如佩
五嶽之形出六甲之符何如噓二酉之燼安八簋之適
何如勞七竇之備峻三星之樞何如解四智之諦以葉
與童子葉落則啼以芋與丈夫芋殘何笑笑啼千世一
解渙然予聞之瞿然醒厥然興處亂世而能免縱幽居
而曷驚匪良朋之在側其何力之能任敬辟中堂延爲
上賓

驅蒼蠅檄

丙午之夏余客寓泊陽孝娥祠宇趙日微烈虞風半薰

青苔沿水綠樹參雲晴嵐遙覽欵乃近聞地幽鮮蚤若
僻絕蚊客况雖澹客懷頗欣茲何爲者十百爲羣捨捨
攘攘泯泯芬芬緣纓夤帶絕袖穿裙面觸彌厲肱揮祗
勤驅之不獲乃驅以文若爾蒼蠅也者爲物甚纖爲行
甚汗鑽誰似乎羶頭繩自縈乎絞足乘炎而出運易促
於三時逐臭以奔飛難颺于百步方慶豈鈍失夙譽以
形殫不興何工得虛名以筆悞乃翼薄蟬羽睛眇蜻蜒
耽耽輕逐藉藉細營黑白何常點崑崙之玉色蒼黃莫
辨亂莊嶽之鷄鳴或密榻呈身效郝生而入幕或蒸湯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七

八

喪魄甘主父而遭烹至於形憐共蒼首覺微赤來何所
來迹之無迹有時罄折充宰相之賀賓無處還依作高
人之吊客遊庖廚而吟詠漫學聽蛄清音度藩澗以翺
翔差矜蠛蠓勁翮嗟乎號萬惟物凡百其虫絲繩樹孔
粉薄花叢豈宜戶人之戶宮人之宮縱集準端占咎徵
於夢裏橫飛管上報赦兆於市中惟相懲夫穢品卒莫
錄其微功况乎徒固實煩踪尤甚詭昨方伊何遽集於
此對之輟食空雅賦以牛心愁乃絕談聊高懸夫塵尾
宜矣史畱憎賦經列讒詩日月皜皜霜露遲遲福急

空吁堂吏而空怒威嚴上將撻門卒以徒癡余惟爾羞
爾惟余苦誅之不勝勝亦不武何必指揮終日筮編蒲
而像鷹遊戲一朝藥塗豆而成虎漫列酒漿聊噉臭腐
應鑒主人蓋爲爾祖幸呼朋於五達之衢宜聚族於干
烟之浦行則行矣匪怒伊教適所適兮式歌且舞毋久
逼處以與余爭此土

九江祝虎文

代

余讀漢書宋叔庠爲九江太守郡舊多虎下記屬縣曰
夫虎豹在山鼉鼉在水各有所託江淮之有猛獸猶北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七

九

土之有鷄豚勞勤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姦貪進
忠善去檻穽削課制後遂無復虎患是豈叔庠真能制
虎命哉必神明有以陰相之也余曠代繼叔庠守九江
八年於茲矣凡屬邑吏民姦貪者庶幾已去忠善者庶
幾已進項者虎忽暴於鄉何歟或依棲林阜自其所宜
託歟抑天災流行民偶罹其災歟然吏若民之害民者
余得而治之悍矣之獸之害民者惟神得而治之九江
頗經兵火百室一存歲未稱凶野仍有殍虎且助虐民
何以堪朝廷愛民休養安輯二紀有餘而太守朝夕敬

恪以事爾神明亦望相與有成措一方於仁壽之域而
縱獸以逞母乃匕戾於天願神靈爽默致驅除毋令實
逼處此以與我民爭此土是神之大有相於太守而令
不佞余抑無慚於漢之叔庠也可不謂幸甚歟故亦檻
棄去之課制削之以專命於爾神惟爾實利圖之毋怠

墨氏族譜

燈巖子曰余從墨氏遊三十餘年矣粗識其族姓蓋多
居黔州云甲申僑居州之梅溪溪之友人夜輒談墨氏
聞益詳嗚呼上古不可攷己人之言曰秦漢之際士多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七

十

文不害起家參用刀筆以故墨氏無顯人以余所聞秦
漢以前實有漆氏爲著姓墨姓無作焉漆氏產冀豫間
禹治水聞其賢貢之帝帝器之蒼頡有苗裔仕虞廷請
爲隸司典冊世守厥官始封者性記人過饗餐檮杌惡
之然上古卒賴以傳後世多從鄒魯間縉紳先生遊子
孫遂被九牧盛矣至後漸衰魏襄王時募其族人請以
爲客死多從塋於汲遂絕不可系矣嗚呼不有廢也其
何以興自漆氏亾墨氏始見於春秋在漢者初爲石氏
或曰黛氏居螺或曰居昆明池不一傳然大抵不離石

氏者近是維皇帝丞相御史大夫二千石郡國文學皆
愛石氏大將軍不甚見譽方士結上知書符錄必與石
氏謀間用丹丘生不如石氏爲多郡國上計吏至以題
綬尤貴重矣元鼎間驃騎將軍艸露布無當意者召石
氏聖髥燦然成文遂假軍功封卽墨侯以爵爲氏乃稱
墨云墨云髥死石氏又中絕百粵有雷氏冒其姓欲襲
侯試之狙獪才耳不可用乃捨之去石氏益微矣開皇
間傳有煤氏子黔而順治燧人術吐納雲烟得道時方
開闔文館拜學士學士輩親狎之日與治九流百家諸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七

十一

載籍縱橫黠汗性不好潔又頗矜尺幅其細己甚學士
戲曰公其墨者耶煤氏大怒曰是固文史足用者何負
於儒子大夫欲畧我我頂何不可磨之有遂姓墨故唐
以來煤墨氏石墨氏不通宗煤之世孫號松烟道士者
在唐宋間居睦州挾其才遊燕趙求交於易水奚氏奚
氏廷珪燕趙悲歌慷慨士一見松烟子嘆爲江湖散人
松烟子笑曰僕誠散人哉誠散人哉吾祖登仙錄署山
立卿抑塊然獨處者爾廷珪喜與爲膠漆松烟子三日
不出戶臨風秀立珪璧如也廷珪益喜曰名卿如子輩

凡幾曰睦黥之間松烟輩車斗不足量矣奚乃從道士
家於黥延譽海內至今勝國時松烟猶在士大夫往往
與遊或醉而飲之潑道士於几案間不怒曰僕固當淋
漓者明興松烟子尸解去訪求煤氏後卒不可得時壘
璧見文章盛攻立守黑之徒電拆霜開以赴景運而累
氏又興自黥州朝金陵時大史令奏七百里內富有異
人黯黯瑩瑩內堅外恭北冥澁滲東氣蒙蒙登之紫閣
以從飛龍蓋應非烟也臣非烟黥州人自陳臣非烟先
世有桐君修道術於睦州山中遇異人教之曰道以氣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七

十二

爲主氣柄道沈氣精道登赤火明白水澄和之勾之堅
之凝之道成矣臣非烟世其學萬幾之暇得賜燕見洒
濯寸心竭斯蘊藉丹黃黼黻雖云有間於以光贊六籍
表正百官噓氣成雲散烟若黛斯亦天下之至立也陛
下能強起而磨厲之乎上目之親洒宸翰稱旨大悅召
賜太子諸王功臣學士家有差許歲來貢墨氏遂貴甲
天下他族不敢望矣黥州人多挾墨氏爲重殆自非烟
始嗚呼繇秦漢而來三千年矣墨氏凡三異族而桐君
子孫最良自王公大人以至商賈下走莫不濡其澤膏

其華大者文國小者庇身通都大國達乎窮鄉僻井四海之內百蠻之外莫不知有桐君豈繫墨氏之能蓋沐於聖人之化遠也曷乎休哉近代與墨氏善者小華氏君房氏于魯氏青丘氏溪亭氏去塵氏余聞濶畧矣莫若羽吉氏羽吉氏與余言遠胄之繆近世名實又不可以無紀也不然後世何知焉爰作墨氏族譜

僮釋

讓名子客於梅谿梅谿主人施舍豫褥席潔輿從都酒醴列池沼清賓從僕讓名子杳焉豁焉若喪若獲焉有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七

十三

一奚僮繇少而從朝覲厥貌夕察厥容私喑喑語其徒曰主人憂且畏焉如此哉家居嗜動茲乃靜安家居好語茲乃損單家居癖笑茲乃歛樂家居怯飲茲乃強權家居遠俗茲乃勉于家居慎作茲乃伴寬匪憂且畏其曷以然讓名子聞之啾然而嘆曰有之憂也非畏也魏武有言憂從中來靡之不去一日九回貌兮罔狀脰若含胎交不煩介嫁焉擇媒內構心惑外遭色灰少經魄落壯遇神摧斯亦天下之至尪也古之君子或不呻而吟或無疾而病或罔怒而冲或靡爭而競嘆朋友慕君

親問天地泣鬼神蓋亦凜凜淪淪悄悄浚浚者矣路哭
絲悲水歌石嘯雲崩潮湧雷怒風號豈特患以作易憤
而志詩悲乃記史怨必騷離爾主人慘澹兮不豫夷猶
兮靡揚續紛兮落葉蕭瑟兮鳴蜩皚皚兮雪霏黯黯兮
溪光耳或息兮天籟目罔恬兮睡鄉旣脫驟兮塞馬似
役志兮岐羊仰松榛兮徒潔佩蘭桂兮不芳嗟瓊琚兮
丸礫乃魚目兮夜光慨金貯兮鹽媮忽鹿駭兮姬姜寶
芰荷兮棟柱棄文杏兮弗梁涉冰淵兮襍穢時屏御兮
鸚鵡馳欵段兮追電疑龍媒兮不驤翟焜煌兮五彩亦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七

十四

徒羨兮鳳凰欽鉛刀兮刮利羌不貴兮魚腸淘羯鼓兮
雅奏速滌穢兮琴簧星熒熒兮熠燿志竊羞兮太陽故
予之憂凡不知幾山貯九頭淵藏九尾大名惟哉小號
虱蟻或中於人萋萋非菲仁不能感義弗忍昭禮莫克
防知亦靡料四表喙叱六合螭蝟金繇口爍骨因毀銷
斯宣父感而悲麟文公懼而咏鶡賈生窮以賦鵬張子
激而託鶉若是者非所稱無聊無聊者哉爾主人有慨
於中憂不爾諱不辱爲榮無求曰貴國有君子家畱正
氣高仰鄒魯歆視韓魏去彼弁鄙保茲剛毅稱心而言

亦復何畏奚僮聞已赤厥雙眸口雖唯唯淚亦潛流嗚呼噫嘻謂我心憂

榮書

豈不亮哉昔有作華心者痛弗讀其書薄思其人其人遊帝所倦矣於是乎代爲榮書以寫千禩之鬱伊

葵

淮南子曰葵之於日雖去之邈哉鄉之誠也謝生於元精葵一耳余非兀者乃比於枯木朽株而差池若葵

陽鳥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七

十五

陽南陸而是鳥從之雖葦萑行露哉處羣而不失其獨余又慚鴈臣

鳥

烏南鳥也從三足而南翔炎州吾故鄉也敢曰於誰之屋

夸父

夸父逐日道渴而死得死所矣若曰競走腐齒耳能委骨成林乎

羿

十日九賊也故曰陽九射之則日中余願拾久

戈

魯陽戰而日再中戈之反也余非和且執戈以衛宮有司不以時具

義御

問誰當御曰有義在義乎義乎六御且歸雖爲之執鞭所忻慕焉

赤珪白珪

赤珪似日者也宛委且藏之鳴擘慎盜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七

十六

燭龍

燭龍日陵也鬱葱哉佳氣照萬世矣

若木

何若木也披其枝者傷其心余且拂之旭日旦旦

虞淵

虞淵湯沐邑一升而車上儻余忍僮乎

南冥

南冥天池也古字鵬鳳也又丹穴南冥異稱耳附翼而

上之以飲桐華

指南車

萬里驅車惑而不歸狂不應徙哉爰示吾指泣然而悲
南余望之矣

陽燧

陽燧之於日也去不可以爲道里大小又豈牛塲之與
鼠坻望之立應誰謂日遠予何不如之

淨土十問

旣性如虛空云何而有淨土旣心無貪癡云何而願極
樂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七

十七

佛以苦樂度人樂富則苦貧樂貴則苦賤樂逸則苦勞
樂生則苦死是樂境非自樂也

樂者苦之對也極樂者極苦之對也如寒之必暑暑之
必寒生極樂後復生何土

佛說缺陷世界是世界必無極樂也二者不得和合云
何稱極樂世界

三千大千世界何故不樂三千大千世界何故不淨一

拈出

佛說白牛糞香今中華白牛糞則穢安知西方極樂非

東方極苦

無故而哭者病也無故而笑者亦病也是世界如何極樂

佛說無生又說往生往生則生不無矣二義難兼

若說極樂卽在汝邊則多一往生公案若說實有西方還是以西方樂樂我我樂樂西方

佛以六道治人猶如朝廷銓法假若願西方卽生西方則願宰相卽與宰相耶

釋數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七

十八

說第一義入不二門乘三車假借四大空五蘊度六道衆生入七寶池飲八功德水登九品蓮花證十地果不足道也

一無怨二隨念三身四種樂五相消除六時林七佛偈八寶莊嚴九年面壁自然到十花池也

道數

乘一元運二氣殺三彭出四入境佩五嶽真圖念六天宮名制七魄不受八面罡風自然九天波利可讀十上化經也

一鶴飛來二幢前引三清眞子主四方鬼布五星上六
六峯命殷七七製八卦爐令九轉還丹授具十善士也

慎與人交

世如鮑子敢斬知己之言我匪劉生寧廣絕交之論多
一友多一累縞帶俱難減一交減一情車笠何擇

慎與人面

見叔度之德容庶消我鄙如子雲之言貌徒令人輕開
閻延賓未諳山中之典閉門卻掃庶協古昔之貞

慎與人言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七
十九
聽言則荅雖屬避譖之方尚口乃窮殊乖處困之道義
無取於一謬受豈善人道有在於三緘守唯聖喆

慎與人書

羽檄未司空嘆賢於十部英華已謝寧羨押於五雲旣
防族子之傳敗繇親暱又畏女奴之習禍重敵讐

塾中十約

畱俗中人宿非古人所謂延接氣類也雖有嫺友幸以

禁謝之

設器具及他小戲欲希奕旨傳會之劣於不愛紙筆之

兒

以書代枕或狼藉地下罪比於辱親不孝莫大焉

不掃除一室未必能掃除天下辟積邇不改己不見其穢耳

几硯間點污黃山谷所謂自黥其面當一劍之

棄紙於地與吹花茵糞溷間同不減損德也

著述謾無收拾辟穀不入捆爲鼠雀壯耳不如不作

書破不補綴或借人爲癡祇以此爲玩志耳

階除蘭竹苔蘚助人志意不淺令人殘之咄咄恠事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七

二十

硯積不洗筆脫不續與捨田父何殊語人曰文士必有

掩口而胡盧者

黃母陳孺人手書佛頂心陀羅尼經偈

居士遊廬適白嶽趺坐梅谿一書堂有客持陀羅尼經

阿修羅像影畢具字畫欹側踰縻淡云是一善女人書

有子寶藏五十年兆先道人黃其姓諸人觀者皆讚嘆

妙哉難報是佛恩無垢天子摩尼藏日與天女耽五欲

不遇如來爲說法惡趣千萬劫沈淪是善女子明其故

誓心寫經願脫離臨命之日受其姑展轉傳子子號泣

吾母得度以是經護如頭目不暫捨字畫挺挺從手出
諦視心辨淨蓮花呼經母在發雷音諸佛現前無等級
須知汝卽心是佛經本無說字畫空五色錦囊白玉織
天人師法俱亾有母恩如海經幻出眞如如是滿恒沙
試舉佛頂未寫時汝以何度還度母普勸世間有母者
皆作黃居士此觀佛經三萬五千藏一時梅花皆撲鼻

擬光武徵嚴光詔

劉文叔致意嚴子陵朕久寓行間鬚鬢爲白卿年差長
得母爾耶前命近吏長安銅馬山川童涸隴蜀粗定寓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七

二十一

客多遭憫凶子陵智度近則齊魯遠必閩粵卿將勞朕
朕敢勞卿昔文王圖政饑渴賢才有一丈夫釣而不釣
假卜先君迎之執政朕之於卿意氣相厚豈但夢哉子
陵善料事庸薄劣可了天下舟也賢才篙師也得其人
朕則永濟不得其人且胥溺焉嗚呼慎哉朝廷備薰沐
之器爲子陵浣濯魚腥奠駕鋒車庶幾臧丈人之誼朕
且延佇不寢於宮

擬孫思邈謝賜武都雄黃表

猥辱詔書賚臣上藥香滋石臼烈扇金爐蓋神欲遊清

而鬼不食夢臣謝臣聞上都攸產蓋曰丹山之魂嶽孕
陰陽火韞文武散名五石味可庶幾蟲號三彭驅豈髡
髡烹鍊以駐衰白服食以從列真自匪天上所頒敢謂
山中不乏惟陛下沐日浴月濟舜噬堯老破男成遠筦
政俗肉多精少近嘆徹癡窮張叟之年何如饋餉三五
學羅生之隱不若束帛山林庶不光觸有娥霧迷涿鹿

戲補張湯磔鼠案

謹案鼠晝伏夜警性貪行汗憑社惟姦鬪穴思勝河不
滿腹墉欲試牙食黍永號魏風攸刺犧牛損角王月爰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七

三

譏爾腊幾何公然盜肉以肉畀鷓鴣雀辟之以肉投虎
藜藿藩之匪鷓匪虎肉如委壑無墨是圖有儀則忒慕
羶甚蟻攫食如鷹細君未遺嘆殿中之徒責孺子初割
負社下之難平爾實爲之誰執其咎豈挾衛君之似且
亂鄭賈之真旣五技之已窮將一投而何忌嗚呼生共
君食子綦所謂不祥死同鼎烹主父固其自取不驚人
犬入倉之望已虛仰視鷓鴣旣腐之嚇何在已陳佐驗
速卽典刑

至日紀夢

庚寅至日夢新建占詩與余曰我守孤城城不動萬馬
騶騶雪霜重我已下城城輒傾健兒散去奴猶從我奴
力戰臥長河鐵騎百餘奴腹過奴兮奴兮柰若何奮臂
忽決起依舊圖堅守家人共飲血惟向睢陽路二藩已
喪亾同盟無消息佞筮不肯占奸龜不敢食我有古肝
腸手挈爲君烹願君堅此志并記雷萬春嗚呼頌公此
詩似爲家人巷戰而亾者言德翼哭公三年矣尚未啗
公之孤真名教罪人而公精爽耿耿如斯促語如平生
夢回淚痕猶濕枕也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七

三

清源別記

余遊吳時夢到清源舊有記不知與趙業之遊上清何
如也偶有所憶襍疏於左

廬山黃巖流出蓮華一大於車輪有真人尋之乃出

清源池

李白送裴圖南歸嵩山曰同歸無早晚潁水有清源清
源西川灌口神也其人美好以遊戲得道

唐有清源軍清源在泉山之顛

南唐后主封長子仲遇清源公

蔡如金天寶間棄官隱清源洞修道賜號靈覺先生
襄陽南漳縣有清源洞

雪語

癸巳嘉平月之四日雪至二十又八日尚雪聞多凍死
者山中人伐楓松葬之蝟攢蠶結墜脯自縮從兒子鑿
雪鹿以嬉殊覺胸中無絲毫事因與之言古人忘炊何
必伴捉斗不須幘少慧與人懷如此汝輩差長矣焉得
登枝而忘其本乎二事識之余十五六時汝大父雪中
擁臥茅齋太安人報無米使余請命聞已徐口具筆硯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七

十四

不余捧至牀前以手出敝絮外書數行貸於友人家過
午乃得食欣然讀易不輟也余十七八時汝大父送門
生應試南郡余曳踵從之塊沒一店水柱地垂次日過
相思澗蹶躡不可重尋余曰汝以郡試無名急售乎攜
往白鹿看朱陸講學遺跡也恒念風飄燭然千古汝父
無似兄弟三四碌碌侍太安人側雖溍瀼缺然而衣食
裁足汝輩有田可耕有書可讀未嘗一日嘗饑寒之味
回思先子不覺涕滂瀼瀼下也徐徵雪事他不足掄揚世
人所重者才名事功耳趙宋時雪後簡視京城殍者中

一男子腰間搜得喜雪詩一百韻才名雖盛已不救溝中之瘠矣李唐時王天運屠勃律還遇風雪漲湧四萬人一時凍死隔水見屍立者坐者瑩澈可數事功雖就已無反海上之魂矣汝輩拈韻和詩畫爐倚枕尚不至如汴京之措大職非執殳才非禦侮蕭然山中不關理亂又何至如諸君皆勁卒乎上憶先世之劬勞下觀當今之禍難入美琴書出支門戶飽念人饑温念人寒勿失素風仍敦樸學孝敬孚家恭謹和俗余之至願也

捶圖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七

五

崇禎間余以戴京兆言臺省諸郎疏爭 烈皇帝遣使潛至澗偵之一日御經筵語二三執政曰文某居郡無他但好睡耳友人張西銘陳軼符遂戲余爲奉勅睡云偶記范忠宣遷謫時不能閉門拒客客至茶已廳事左右設二榻便揖請睡客不得已從之或睡或否忠宣鼻息已如雷客卒不敢先起往往相戒不祈謁宋紹興海鹽一丞亾其名謁一鄉大夫偶遲出丞於坐已熟睡主以丞睡不偃呼亦復就睡及丞覺又以主睡不偃呼更復就睡寃之主客迭相臥醒不交一言而退此二事極

可圖視棋旁一局酒後三年者夏勝得一耦矣十四年
來求一同睡之人了不可得學下士閉門而已

偶記

高皇命危素守余闕廟甚於賜金錢也千古第一愧恨
事元世祖論畱夢炎葉李人才高下不知趙孟頫顏甲
此犀兕幾層時令趙諷畱史記詩僅二句曰往事已非
那可說且將忠直報皇元是責他伐腸洗髓恐無是理
余爲此懼几上書陶淵明集鄭所南心史謝皋羽晞髮
集遜國紀及杜詩不敢離手外多列佛書禪冊而已友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七

三十六

人有與客酬和輕以淵明許人余不可誦韓退之句謝
之曰久欽江總文才妙自嘆虞翻骨法屯

隱卦

隱亨利貞勿用有攸往 象曰隱亨隱而亨也勿用
有攸往與時偕止也 隱成乎名不易乎世天地閉而
賢人隱隱之時用大矣哉 象曰山林隱君子以獨行
其志不可榮以祿 初一小隱無咎 象曰小隱無咎
志未失也次二先行後隱招之勿來終吉 象曰先行
後隱順以正也招之勿來以吉終也 次三隱於南山

不可貞 象曰南山不可貞以徑捷也 次四石隱貞
吝 象曰石隱之吝道未光也 次五克隱凶 象曰
克隱之凶失則也 上六安隱元吉 象曰安隱元吉
中無忤也

跋隱卦後

余作隱卦或曰乾以下皆隱也曰吾隱乎六十四卦之
中也曰嚴君平以卦隱子隱卦乎曰猶鹿門子之隱書
也余不善卦曰隱有大小子舍大而取小何也曰愧余
非歲星也曰三多凶五多功子易之何也曰疑於經余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七 二十七
耻乎投闇者之爲也曰安隱見諸撈嚴不累聖乎曰猶
甘節安節也烏乎累曰王文中不言天隱地隱名隱乎
曰天地聖人之則也余何名曰齊好隱母乃諧乎曰隱
以俟天下之方悟者猶語也曰繆矣沈休文之論隱也
曰猶胥之言農不習故也曰招隱之詩何如曰不如叢
桂之貞也曰介子推之將隱何如曰懟畱鄴二侯則善
是矣曰隱不違親子何介也曰余幸聞能如是乎之慈
訓也

隱卦跋後

蓋古人之隱難易不一論也其難者或稱聾或稱青盲
或佯狂不言輒二三十年至死乃已其易者或辟墻東
或居土室又或臥所乘車上遂如濠山大澤得遂高真
凡此者皆士君子之不幸非欲全名於後世特斯心
有惘乎不安者存耳余恆惟二蘇一託於管幼安一比
於陶元亮嗟乎二子寧知管幼安陶元亮者哉羣萃州
處坦氣修通曰不畏浪濤似長年三老一旦浮江漢達
滄溟鯨宮鼉室蛟門蜃樓之險幻呼吸生死千態萬變
心自奔駭不暇自惜豈華屋安居人所能知哉余竊有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七

二天

幼安元亮之遇而濠笑二子之方人失之輕也

吳舟問答

嘉興金明介菴茶間問曰斷橋卽天台斷橋否介曰是
曰斷橋相接如何引手介曰護法會到斷橋否曰橋流
水不流介曰黃元公居士嗣子上春見訪頃到家否曰
到介曰山僧始安心曰和尚今始安心耶介笑曰被護
法勘破梅溪大山不知卽故人孫大山親爲牧雲弟子
一見懽甚坐移日出送至千手觀世音前問曰那手是
大士正手山曰門生法曾付諾不曾會答一笑而別毋

滯長安壩散步定香見道明裸臥坐對久之明日護法
會見知識麼曰七佛出世亦不見他明曰卻如何又到
此曰幸喜和尚不是七佛明遂命侍者辦齋杭州靈隱
具德乃晦公之師也茶間問晦山意欲余強之繼席曰
聞晦山齒落盡矣曰然韓退之問法大顛顛扣齒晦公
若逢問着將甚麼扣請和尚作一轉語德曰不必問曰
和尚提倡綱宗正犯當今御名提倡是不提倡是德曰
書本上無妨曰口中可將某字換卻德默然久之曰不
必曰興化又出世也德復舉邸報數百萬蛇南上高唐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七

二十九

州此亦異事曰若是赤眼歸宗一鋤齊斷曰勞而無功
罷去

代志

重何休阨亦難西爾羽不將吾之吾惡踪酒古省史遠
光會乎哀緣一山辰翼私鬢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道依遠眼旅鉞
亦之輿艱登偶漢生噫夫易德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青鼎漢黃
僕文病官而後東易老於務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依然循誰一白不六
籃步車貧避我國周太祖寄之徑文空接新家屋老物
足壯仍死朝名子魯以宦湖照敢石家之期也百且國

秦家之人南乎劾皇生結三企學家日之不而之蹈傷
歌則占爲加諸牛岑竹顏負室浩后昌盛丁窮主推食
皓同冕興蛇皇養元於近之風月九歸皂區東國何未
五安腹生以師帛色華殘蕩夏之其運頭之爲少四以
冠傲爲軌之慕人細源素復世時帽天澣變羨蕭星節
禁穆馬陶何爰心書之坤七何亂科明死壁笑學奎心
龍逸莊水高縹淵承舊再望仍心而痛周然之公中穆
懷潛有移何尚恩乾四建惑梅聖不四粟絕聚考爲之
蒙讓通染代世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七

三十

貌貓

亦有賀紙泥貓者儼然貓也僮得之余厝諸瓦上鼠初
望而前之日々狎遂嚙其鬚殆盡余笑曰鼠之畏貓也
非畏其形也畏其君形者也君形者苟亾詎惟紙泥卽
金鑄而玉雕之猶弗畏也嗚呼宜今天下鼠之暴歎

蟾子

蟾子巢於壁所謂壁鏡也一日余暮澣見有疾疾然嘗
訾然壁上者燭之三寸蜈蚣耳蟾子怒其足以胃之蜈
蚣屈如餅澣畢食亦畢矣蟾子蟲之柔者也蜈蚣含毒

而能餒多足而善馳者也卒以死余信天下之治暴者必非暴者歟

磁魚

陶氏墮上以爲魚空其中繪其外而火之成以泳以游於匱生魚也童嚙之余試而誠之嘆曰夫是魚也豈能效鮒之作表歟鯉之寄書歟鱗族之爲河伯從事歟曰不能曷取爾曰余猶嗜其不餌以喪生焉

膽甌

膽甌若縣膽然古鑄也雜廢銅中兒以二百文易之隣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七

三十一

有市古董者曰子苟置諸此價當什倍曰無庸也嗜古者雖廢不棄不嗜古者雖貴不珍闕市之中覓一眞古不卒獲呶呶者何也

詈虎

孟夏壬辰虎越於垣墮豕而去詈之曰嗟爾山君孔武且力胡不桓桓敵愾於國不愧蜡迎亦旣饗食胡爲夜遊白日則匿突然騎墻屏於籬側一豕區區幾何其肋爾材猛威爾性貪墨寧足稱雄居然盜賊作惡罔悛帝命誅殛爾無善終卒爲人得

祭薊督石谷趙公文

崇禎癸未歲除之日某聞前薊州督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石谷趙公之變是日輟飲食流涕甲申元旦走慰太夫人不敢以聞越三日又來趙氏至八日訃至乃哭趙氏之庭者三至廿四日某奉命北征不克候靈柩致祭於其庭意路引而號焉嗚呼公某廿五年之執友余仲子徵遠又公之季壻也嗚呼公志必死余亦疑公必死然尚望公成劉忠宣之勲而死不忍見公遂罹于忠肅之禍而死嗚呼公之初第戟手嘗逆賊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七

三十一

黨宜死不死及建牙密雲擊大鎗下於理宜死又不死萬里荷戈一日賜環奉命倉猝提一萬五千孤軍抗十萬強賊殺畧相當隄者數矣宜死又不死忽以寡援同議於債師忽以衆爭見棄於明主嗚呼痛哉齒類睢陽心嘔欲墮鬚髭靈運血染難汚志鬪關門隻輪不反嘯呼廷尉五鼎甘烹汗青何愧洵曰愚忠首白同歸誰憐黨禍聲高天半如摧檀城頭躍天衢遂成岳獄嗚呼生我殺我君父皆恩呼天怨天達人知命某望公之靈之下毋爲明神寧爲厲鬼厲鬼能殺賊明神不能佑忠

某望公之靈之來步母來楚江寧來燕市燕市能慷慨
悲歌而悟主楚江不能慘澹容與而養親

祭小孤神文

癸未

維年月日某某謹以牲醴致祭於小孤山之神曰玄音
斯響道蘊莫詮挹茲水風之交具彼江山之秀恭惟孤
山夫人濯靈萬里壁立千尋結維神以引觴召必妃而
鼓瑟旃回赤曜車迓豐隆功峻浩岩光瀾蠡渚前某敬
共朝命薄言宵征筆墨斷疎不遑登覽衣冠未肅并缺
仰瞻舟徑邈三十里而遙風大作十一日而迅遂羈彭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七

三十三

邑爰異神祠嫉怒未平尤情如殢寧曰行止由人更信
禍福皆馬牽帆尋舊夢未溪紅解佩淮陰蒲已江綠忽
聞廟社震擾披髮號天擲見道路縱橫剖肝塗地捐生
一旦且復誰知緩棹八旬式惟神惠勢已至此豈君子
之忘君情將如何或小人之有母蓋聞淮西宰相坐擁
虎熊江左夷吾起圖龍馬某方泝中流而擊楫神庶呼
江漢以朝宗敬揖鄙忱尚達靈貺

悼忠有序

悼忠者爲忠於
烈皇而作也聞變哭又設位哭忠

者又致私哭焉今悼者私也私於翼或交或識也斯悼之爾

李忠文邦華

嗚呼大夫名四十年與鄒文介學相後先好接後輩謂翼可言書來論學旨哉哲賢雖未謀面志氣通焉入爲憲臺過廬山前余始往謁握手拳拳經理大鎮圖以萬全小子與謀十日周旋慷慨死國是曰貞堅

倪文正元璐

嗚呼尚書我則師之辛未貢舉尚書我知陽羨典試謂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七

三十四

文也奇力爭不獲履而跣馳出以告人輒爲嘆咨後謁越州蹶蹶遲遲旬時書來或佐以詩言有兒易授我引辭尚書名重忠千禩垂

范文貞景文

嗚呼相公縞帶未脩于役京口聞司馬舟謁者通名意氣綢繆執手笑言正人子儔余謝不敏獎以能修知己有言敢不少畱後遂契濶蓋己三秋相公死國亦復何求

吳給諫麟徵

嗚呼給諫吾師之師淵源道誼羽可爲儀謂余小子朴
塞鮮疵請於主爵嘉師是遺式訓六年莫我肯私子弟
從遊文章質疑吳公之門賈誼愧泚毅然從難振古若
斯

劉文正理順

嗚呼諭德同第南宮古貌峩峩衆莫與同余咏小詩自
序砥躬謂漢蘇武與降陵從妮妮兒女似不可風諭德
見之與余從容夏拜納交曰子也忠文章節義江右人
龍志匪溫飽懼然敬公公之能死不於其終視甯夢炎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七

三五

罪真天通

吳忠節甘來

嗚呼吳公豫章同鄉淳性篤行諍議貞剛余上考功省
有副囊吏也惟賂文書匿藏公聞斯怒踏奸踣強載彼
明德今猶靡念聞臨大難仲也與商吾乃從君汝母也
將忠孝分任維德孔臧

許吏部直

嗚呼吏部出文毅門文毅余宗科也季昆筮仕烏傷余
司議論上下人物惟公也尊非以尊公如石孤根疇東

越吏不暴而昏今也死國身亾道存不負文毅斯曰川源

汪文烈偉

嗚呼翰林初政浙西余聞卓異必曰慈谿詔入金門賓客歌驪一日湖上高軒來躋謂余素交道德罔睽公也忠烈刑于寡妻絕命從容敢不拜稽公翔於天與古人齊

鄒太常逢吉

吁嗟鄒子命也則那楚齊之政報以玉珂賊令大索候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七

三十六

考維多他也靡死子死靡他聞仇在營與子坎軻子雖死矣名亦不磨書列刑辱不辨唯阿余與子酒一正厥訛

蔡忠襄懋德

嗚呼開府建節晉邦臣力已竭賊不忍傷公則祈死未須臾念卒甘利刃從容如常天子曰嗟某也忠襄小子於公久隸門墻大道莫聞時切愧惶公加訓教日月就將今則已矣言何敢忘

告先祖文

甲申之變播越一身乙酉城區家國并瘁列祖失祀奄
至於今不孝罪愆何地自贖伏念蠲蒸無主康居實難
服先人之敝衣冠守先人之舊墳墓庶幾晦明風雨對
越在天定宅於茲爰及三載乃構斯樓以安神極力紬
歲儉非敢後也是源山迴蒼翠澗引潔修食土之毛歷
年三百是吾高曾之所以啓土以富家大吉者也是吾
大父之所以懷古讀書少猶弋釣於其間者也是吾大
人之所以徘徊故里思建講道壇坵於斯以教鄉人者
也余小子嗣而服之以無忘大訓我先人其無恫乎翼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七 三

也少誓孝忠壯恥溫飽布衣疏食未嘗二心萬患千憂
怡然若命責以子孫之道不肖維多僅此區區可告無
罪云爾天祥明德大命維新疊受國恩并缺致告昔叨
司勳復調司封晉列功郎俱未實歷近傳行在更有鄉
貳之除虛名腆仕何德可堪重任危時求隱不得仰惟
高曾餘祉祖父重熙宜荷崇隆施及小子嗚呼淵水之
恐彌烈於懷几筵之思益凜於目

祭五祀文

五祀者鄉大夫之所明祀也德翼服天官列大夫矣祀

神宜也且余依先德定宅三年矣爾神之相余久矣屈於斯食於斯飲於斯出入於斯得以安樂優悠而不罹於戕疹者皆明賜也先居偏寢今移正閣以安神之尊維神其終相之

祭長女文

嗚呼女之將死握手難割不忍於情中或有託汝子襁褓初與乳奪有女母在鞠育已諾女之賢淑豈能書牘哀傾同里泣掇異族女恨向余若咽若祝嗟余不辰逢時之蠹十年憂患生死忽倏陵谷互經顛沛相續女特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七 三十一
私憂畏父禍觸口雖不言神傷幽獨余安命義女危骨肉羈孤滿眼女情何獨父尚偷生女已就木乙酉之變電激虹飛烏焚其巢躡躅誰棲女獨貞慧潔身而歸幸依山麓母子依依庶幾安隱粗里田居何天不弔而爲天摧斃笑呱呱其情孔哀女父中年齒毀髮白天運悠悠苟延歲月雖則傷女亦復自側

祭妻父文

嗚呼我翁遽駕幽軒堂堂而去不笑不言嗚呼我翁有何煩寃蹶蹶其子離離其孫孫則二姓子則一源菴菴

九域爲翁招蒐翁卒不顧畏此啼痕翁少淹蹇翁壯晦
室艾蒿膠庠老肩試事吮墨濡毫火書蠅字謂翁壽徵
翁方余棄憶翁生平惟嗜飲酒翁量則無我旨則有終
久細斟不計石斗溫然其色言卒不苟惟我淑人生於
富春我李繇拳翁馬駢駢向我歎息三吳旅人田多新
陌川鮮舊津嗚呼我翁邁時之替百死一生潛焉出涕
粗糲何有衣冠具敝尚從里人問子及壻百六之數不
敢名天翁偶不死有堯埆田庶幾繇藁振木之顛翁胡
不考如龔生年嗚呼我翁長我二旬記翁三十我舞於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七

三九

庭觴而壽翁翁喜而傾我翁四十我方錄科邑令初試
不與婆婆我翁五十我又計偕勅勅家讌知不獲來迨
六十期我在商山商山云何我避貴陽預擬七袞率孫
醉翁望之靡遙翁卒不從嗚呼我翁汝行何迫余亦匪
故齋黑髮白近且病瘧呻吟終夕聞翁之訃如火焚鬲
不能撫棺酒斗雞隻嗚呼我翁戍子視余余時多難泣
血漣如子爲國禍我視而廬恐有完外爲子字之幸不
至此相向唏噓嗚呼我翁惻惻若茲旣命我婦又督我
子喧翁之孤大事是庀一觴澆翁翁其或飲遙望楚城

余懷耿耿

祭文學劉則堯文

鄉無君子麋鹿爲友古人斯言立志非苟自余友者大
儒名臣呼爲先輩拜以後塵悠悠湖海落落星辰頽俗
旣淫古道彌遠李觀交難廢然而反卜居瀼東交公最
晚古之遺直亮其在茲毅然其色愨然其辭公他人規
余類亦泚義重韋弦物輕衣帶謀度谷詎我之著蔡數
年與遊非形骸外公遽捐館江楓已稀荒郊白露賓鴻
載飛登山臨水送之將歸孀婦衡門秋絲誰織上有馨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七

四十

姑下無弱息天道無知何至斯極百年鼎鼎難值斯人
我思無斃惟敬公眞今其已矣絮酒空陳

祭黃太恭人文

近時禮法維我太君洗腆孝敬保氏攸聞授經喆嗣上
比宣文儒行德教侃侃閭閻伯也祿養遠役於黔萬里
板輿志樂其廉晉守陞藩馳恩以兼推慈逮賤苗民具
霑太君強飯春秋已高天步艱難爲臣寔勞與子偕隱
辟斯腥臊遂遠蠻菁載笑載敖先時兵變故鄉喪淪仲
叔免難季化爲燐耳聞遠耗目斷近親秋雲春艸欲歸

無津太君之福天則佑之一葉晴湖履險蹈危骨肉驚
喜吾孫吾克或羞以爵或進以匙錦旋襴舞百福攸宜
壽開八袞懽聚一年予友伯氏私以學傳忽聞太君偶
爾臥眠歸侍浹旬坐化坦然孫適予子穆如絲桐聞將
引緋歸寧忡忡夙疴爰發地下以從不先不後總帳維
空旣太君感復新婦悲葉聚還散萍合復離精氣冥漠
太住何期聊伸薄奠以寫我私

祭王惕菴先生文

嗚呼惕菴遂止於茲乎十年之別故國悵然萬里之歸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七

甲一

老母樂只余尚以爲擊筑之友許劍之亭可共白首放
浪湖山之間惕菴竟騎星太乎不題義熙之甲子已成
元祐之党人惕菴何憾余何憾於惕菴惕菴之以文學
起也而有至性惕菴之以循良陟也而有武功惕菴之
以清白歸也而有大節嗚呼循南宋以來如惕菴者可
一二屈哉惕菴之弟友惕菴之子才造物報之甚厚獨
卻會稽之大錢拾武威之餘橡歿無以爲歛葬無以爲
資寧儉毋奢卒全素志我思古人莫與儔矣嗚呼惕菴
今歸本宅矣題石曰有明處士黃某之墓此謝參政不

食而求鄭太學託友以詩猶懼不可必得者惕菴今偃
臥而得之聞者破顏過者流涕共以爲榮萬世之汗惕
菴寧不少憫耶余於惕菴朋友媿姪氣誼特隆奉如嚴
師殆將三紀待余執紼庶幾始終薄奠於陳飲憶疇昔
不見其形情悽何已嗚呼哀哉

祭陸寓脫石照法師文

廬山之僧維師與石生匡雲爲耆舊也遠者五十臘近
亦三十年康且壽也三公如磬鏞被鳴而此和也登高
座說澆如獅王吼也學佛之徒雲奔泉赴或左或右也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七

四十一

時而嘯咏三疊之巔九奇之岫也從之徜徉終日盡蓮
花漏也師特慈悲不余陋也余願披精進鎧大事究也
老而負師周妻何肉也庶幾歲暮抵足山中思有所成
就也彼蒼者天何不祐也生公告寂於寒溪雲公亦傳
隕於厭原遠相先後也師居陸航拂子猶時授也空諸
所有乃招寇也慨偷心之未死獰於白晝也師笑而受
之爾實繆也越一日示疾遂彌留也溜白駭驚啼猿狖
也乘雲而升造靈鷲也仰彼高旻陸星宿也一歲而失
三公終古莫覩也嗟如之何誰砭余疚也敢圖作佛志

大宇宙也引吾徒而薦蔬供望師或一嗅也嗚呼我師
蓮社之秀也自今而往共誰流枕而石漱也

雲中郭瑞五先生哀辭

嗚呼公之煩冤兮望閭闔而難具陳悼雋傑而產西鄙
兮又遭我生之不辰羌賊盜之縱橫兮屢試令而化醇
降數萬以歸農兮關中胥詫以爲神鉛刀而妬干將兮
漫移倅於江濱寧南興晉陽之甲兮督府先驅而犴狴
嗟溫陶中興之名區兮一朝白晝而鬼燐實進退之維
谷兮筮或養晦以全身中搖搖其縣旌兮氣沸沸如車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七 四三
輪暫息影於山阿兮懷雲中之老親忽賢王之攸召兮
爰辭五老之松筠慨九域之遂一兮效桺下蒙恥以救
民瀆溪恬之如父兮庶春田之可當誰駕言其報韓兮
或肘心之天劇秦不忍書義熙之大號兮亦願終德祐
之孤臣啼杜宇之殘血兮時未屆乎七旬彼烏合與狐
嘯兮列近郊以數屯雖張楚以爲號兮志頗效乎黃巾
嗟我公其何造兮嚼齒斷以向蒼旻嘆一悞之不可再
兮豈是非之莫細論憾斯死之久欠兮至今日而敢送
巡幸令嗣之偉孝兮藏恨骨於嶽垠旣引廿載之素旄

兮更反萬里之幽輶爰沐公之膏雨兮復共歌鹿鳴之
舊賓望北鴈之同歸兮耶洒宿艸於通津

祭蔡夫人文

緬惟我公旌旄攸屆揮塵而談迎刃以解月朗五峰風
清九派鷄鳴放關鴉噪歸屨聞有同心助茲匪懈香片
不畱木枕共戒花已宜男柅將肅祭誼重糟糠和輕沉
濯百齡盟誓一品冠髻內主福駢國人心快林風淑德
詠雪清才芙蓉同帳茵萑苕共杯鳳凰舊卜麒麟新來云
何駟益遠反蓬萊春紅霰碎夏綠霜墮鈿影橫動鏡塵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七
四
不開悼亾有作情至斯哀縉紳嘆息父老徘徊半臂雖
至北肩或猜近懷鸞侶遙憶鳩媒我公退食一腸九回
嗚呼哀哉

祭劉瑞昌尊公文

國恩浩蕩遐俊登賢西秦東魯南吳北燕四方麇集列
試廷前曰我兄弟鴈序齊年三事六計布列十邊足多
騷展翅半鴻鸞劉公崛起青溪學傳文章何似霞綺雲
煙京朝藩使政美斯妍懸魚埋鹿不名一錢墨莊歸隱
文塚別阡近四十載夢蒐徃還公生令嗣才氣翩翩長

我讓水慈惠油然野無負犢邑有鳴絃庶幾祿養得把
臂焉忽聞卽世作屍解僊余在苦塊涕泗漣漣匪不高
晉匪不華顛猶冀當宁憲老乞言典刑旣隕斯道誰
況茲卓魯誰嗣後先昔有名令在戎化間與公同姓史
冊攸傳黃精紫著故人愛憐義方式教爰出忠宣念我
父母每事告天公不教調家學罔愆卜知有後多牀相
連嗟余雜毒遠卜牛眠不克匍身執豆籩回首舊誼
怨氣胸填聊命兒輩生芻蕘惟公降鑒鶴舞於筵重
申世誼勿以時遷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七

十五

祭嚴太夫人文

余乙巳夏五以先妣不克塋訪故人嚴子餐于杭州適
子餐以吏科都給事中俸滿畱內用暫假歸省卽捧誥
封太夫人璽書以來且報二子一選庶吉士一成進士
鄉人榮之時太夫人聞余至喜甚曰是兒之舉司也親
理家政所以容余者情禮備至子餐非陪余必待太夫
人食且曰某奉母命兼封前母封前母惟有明隆慶登
極特恩幸得如請母懼過自得之也余記憶曹文襄公
得封前母在正統中葉文莊公得封前母在景泰末國

有例也曹起家翰林葉先歷給舍子蚤兼其官他日報
母殆追二公尊養乎越丁未夏五兒子復往太夫人愈
喜甚曰昔者舉司以是日至今者世兄弟又以是日至
益先一年太夫人慶七旬兒輩以鄉試不得往乃往補
祝兒望見太夫人簾內豐姿睟色持其四方稱觴之詩
文高一尺許以歸報曰嚴氏之福莫之與京也余先妣
生不孝輩始兩祿養良薄晚而善養彌慚念子蚤是子
是孫備極隆盛如此行自傷也今年新夏有僧自杭州
來曰嚴太夫人三月六日遷化矣嗚呼余聞之流涕焉
求 是 堂 文 集

卷之十七

四六

太夫人不爲不榮亦不爲不壽生死人之所必不免也
太夫人復何憾子蚤亦復何憾哉然余先妣年享八十
又五余尚日夜孺子啼焉曰他人之母不有九十年
者乎何余母之獨靳也以是推子蚤之心必有憾也然
以太夫人之聖善著聞四方余妣或亦庶幾而患難勤
苦偕隱焚種放之筆硯奔命逆權臯之驛亭視太夫人
光寵康樂無百一焉況子他日更以襄莊二文之事業
報太夫人豈有旣哉以是下沉可以不憾爾矣余老旣
惜筋骨而貧更乏財帛聊以不文之詞道力敬告之冥

漢惟太夫人終以通家之誼鑒而歆之

夏母汪太孀人祭文

晚有名士橫楷人倫與母偕隱潯水之濱諸君吾子登堂而拜或列嫂行或齊母輩淑媛懿則旣壽且賢蒹葭祿攸止龔登百年旻天不弔婺星告隕歲旣崢嶸時仍俄頃一子西至兩息東來或視或奔中心孔哀孔哀維何厚地不載三鼎雖供六珈尚待時遭多閔頽死於兵母也安養艸木不驚汪王之孫夏后之子率胄遙遙亦罕遘止母訃旣聞如喪大家邑勤長吏郡走大夫沉乎吾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七

平七

輩寔子之友匍匐私情救於何有母性嗜佛號功德山衆僧梵唄晨夕不闕列辟諸侯皆與嗣善冬春悠悠千里來唁孫子玉立老而舍餘太復何戀肯作情癡有石不珍有酒不列望其茹之仍侍母側

祭魏友莊先生文

嗚呼蓋聞古之君子死者生孝之不同善養祿養之或異然揆以歸全之遺體死不如生而期以終事之令名善還湏祿得兼者其誰乎余壯年筮仕攜李聞武塘有友莊先生與猶子子敬同受業於其兄忠節廓園公忠

節遭璫禍周旋患難鶴鶴之誼甚篤而其子子一子聞
又從先生卒業焉遂高隱不仕東南稱孝友忠義家必
魏氏也然余試諸士獨於暗中得一人知爲後來之秀
既詢知爲先生子子存當時頭角嶷嶷已與三魏爭傑
矣越三十年子存領節督三楚學政數寓書於余余訪
之安州首詢先生無恙爲子存稱慶子存色不若足也
曰老父春秋高且善病某不願以三公易一日也屢泣
陳於撫軍願賜終養撫軍以功令格之不許也勉卽事
五郡士頌聲大作而先生捐館舍之報至矣子存號踊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七
哭
如不欲生士之何如哉而且弔者千里不絕余因悲子
存之孝而知先生之含笑天上也莊子者孔子子夏之
弟子以生死爲旦暮超然與造化者遊豈期觀化而龔
兒女子拊循其手足哉先生旣字友莊則其所彷彿於
臂雞尻馬之化久矣則望我子存世其孝友忠義以揚
名於後世孝彌大也非區區一朝一夕間三牲之養已
也余生旣不能懸榻以拜高士之節沒又不能輓車以
拂賢人之旌抱愧多矣聊具一束以成通家之誼惟靈
鑒其忱而歆之

祭僕文 健文

嗚呼凡人之具有勇者未必其能忠而具有忠者又未必其能勇忠而無勇以將之則忠亦莫之能自遂也汝以與夫事我一日以左手持大雨蓋行二十里而手不換右我故以健名之及歸寓祖鄉新有卜築汝之肩木春土亦良慘矣我陷南昌圍城中汝以一夫奉太夫人命間關三百里冒百萬軍中雜樵採而入訪先我已跳出於西山之顛矣汝復持城中知交書雜樵採以出尋得我於山中而大泣當斯時汝命如懸絲不死萬分一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七

五

耳孰有危亾其身以忠於主人如此者哉此我之所以終身不能忘者也繼遷於湖上命汝守花凡十七八年田園之事無一不理而莫或欺且處我宗族之間人人無不以主自命而汝能卑下事之盡得其懽心鄉有非意相干能忍能辱向之勇且化而爲柔爲弱矣汝豈知有學者耶蓋念我之隱且老而惟恐生事以及主人也嗚呼汝近善病而卒不終事我耶我以築太夫人墓汝聞骨病而趨事遂勞歸莊數日以死我聞之不覺淚之下也汝有子有媳孤且幼我自撫之我縱老我之諸郎

君爲汝撫之汝地下切勿念也今特遣阿卷告汝汝其知之耶其不知之耶

祭張通奉公文

天子列星降人間世著姓維張殷殷熊熊精光之氣位
歷方篤生異人開國佐命勳銘太常有忠勤公艸木
威名日月爭光爰及介弟通奉疏爵同時翱翔惟德懋
官載滿於門笏滿於床大夫中子新試爲牧爰宰我鄉
治行第一五鳳神爵之間循良我父召父士民允懷屈
於十霜怙如通奉是衆父父先發其祥伯氏偉人相如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七

五

諫獵直響琳瑯部下秀士來試京師有時負墻亦見太
公鶴髮龍姿衣繡裳道與之貌器又載厚福祿無疆
有計南來忽報乘箕舉國徬徨我父啣哀如踐妖夢掌
集鳳凰民也奔走士也匍匐相向胥狂天奪大父卽奪
吾父吾何以臧精爽赫然參辰列垣仍騰光芒我父勿
卹如臨於上如在於旁雖未視舍百年父子萬里封疆
賴給諫公孝思不置就養無方難兄左右旣誠無悔父
無盡傷羌遵國制解纓而縗誓去潯陽士民聚語近例
奪情亦旣彰彰誰請於朝命爾斯爵復蒞公堂琴聲載

奏神考來格音容鏘鏘何以薦公獨我豆籩有豕有羊
爾亂潔澗不名一錢水簾酌觴藐姑真人望如天際其
何能忌試喏公亂乘雲來遊或下大荒

金孝廉妻程氏墓誌銘

程孺人者余友金君象乾妻也崇禎三年余同金君舉
孝廉越十有五年自陪京侍新建相國歸里從旅館共
金君卽不識也已而語識之相勞苦移時二人皆新建
門下士初舉時皆盛年今且四十間摘白矣問金君丈
夫子幾乎曰二子某已三娶云然言及次配程輒喏喏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七
五
鬱悒太息久之余寓居梅谿金君以程氏狀來請銘誼
不可辭謹按狀程不逮事舅矣於姑也事范太孺人孝
敬晨昏不斃得姑懽於姪姪 謹於備而和無他勝得
姪姪懽於元配也歲時伏臘暨忌辰必以祀祀必虔撫
其子若入胞閭病疹哭幾絕得鬼懽於賓客也洗腆用
酒不缺於供得賓客懽於夫也飲食衣服情性往還皆
調於造勞車數千里衣簌簌塵下或棲山中招提讀書
爲之慰解者萬端得夫懽嗚呼金君喏喏鬱悒太息也
其以是哉其以是哉程氏繇溪望族父彥度母吳氏初

奇愛之不字募金君行十八乃歸之歸十年而卒子二
聘某女二許聘某以某年月日葬於某山之陽銘曰
爾年無餘爾有令譽矣爾福無紆爾有瓊瑤矣爾夫佩
魚爾有帔裾矣爾靜爾舒安爾居矣

明陳母金孺人墓誌銘

益有媪焉子四人孫男女各十四人孫曾男女各七人
且有孫玄身歷六朝年躋八袞嗚呼亦盛矣是爲徽州
陳邨陳母姓金漢徵侯後父某母某氏年十八歸某爲
妻其始歸也舅尚快學於辟雍日與賢豪間遊家且落
求是堂文集卷之十七

五

矣曰余新婦賢落可振歎旣濯鉛屏飾躬具操作鉗簪
鎔耳勉子且行牽車馬服賈於鎮陽層累年所費雄厥
里里人來賀羊酒田田計然治外清也治內宜其封哉
莫不曰嗟媪性寬溫慙子若孫母大母淨勿勿邑邑耜
於詩書滯餘勿塞不惟其封後或以魏媪生於嘉靖四
十二年七月二十日歿於崇禎十六年八月初七日得
年八十有二崇禎三年余遊太學與文棧爲同舍生知
其樸茂人也且敬事余今寓是鄉會某年月日葬其母
某山之陽請銘焉可辭銘曰

寧邀勿華寧閔勿夸以祚而家今也其殷昔也其勤後
或能文昔也其襄今也其康壽亦孔昌

族孀母李孺人墓誌銘

孺人李氏贈文林卽桂林之曾孫女文林卽知潮縣事
汝祥之孫女文學自明之女也年十八來歸於士謙文
氏隱君世傑之曾孫婦隱君萬章之孫婦鄉飲賓萃之
婦也孺人以禮法名家子閒飭頌事家人稱之方是時
文氏貲振於里數世矣自孺人佐七箸家益起德翼於
士謙免功之子也近避亂依叔氏以居孺人撫卹有加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七

五

禮以目所覩記內外斬斬無笑語聲冠賊雖糾莫不完
纈家太夫人亟稱厥德性以勗諸婦蓋有徵矣子七長
德修次德芳皆弟子員次德舉德揚學生也次德孚側
室孫出朞而其母死孺人乳之人莫辨其爲他出也次
關寄光祖一繼出一側出皆後孺人生孫二傳遠修出
喜生芳出女一適士人陳我琦孫女一未許聘孺人以
萬曆乙未七月十七日生以丙戌四月十一日沒享年
五十有二己丑季冬之某日卜葬於裴家山吉叔氏命
德翼誌之且爲之銘銘曰

東望而鼻西望而姑藏而於中區卑胥而田高胥而崗
世而其永臧

孫賓所年伯墓誌銘

烈皇登極以恩例徵明經學者待詔公車某與孫子承
榮被選方是時太公與先大夫耆艾間齒相近也未二
十年余既久作棘人而太公亦告不祿客櫬楚衡歸葬
故鄉龍開源之原請銘於余余行自傷也太公春秋八
十有五矣居鄉有獨行焉病邛者輒應輒貸以應貸者
反叩又輒市田宅應里中有王姓者他貸不能應一家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七

五

庚甲爲質又輒代爲之應卻不受質事多類此至於孝
友其天性也二歲而孤母志復奪養於繼王母王母以
有子不慈於孫歲十五卽異居慘澹經營粗能自立卒
慰王父母而且給其諸孺子叔母貧病迎養極洗腆御
異父弟皆有恩卒極哀毀或曰喪出母禮歎曰人情之
所不能已或禮也純行卓犖如此少雖不爲博學士性
喜師儒說詩書亦善陰陽道家言郡邑門老不一至焉
公諱汝懋別號賓所姓孫氏孫系出吳世爲江西瑞昌
人洪武中名逢吉者以鄉進士起家官僉都御史公五

代祖也逢吉生名安名安生鍾傑鍾傑生謀顯謀顯
世緒世緒娶陳氏生公是維萬曆某年公娶丁氏生子
三長承選次承思皆先公卒季卽余川年生仕永寧教
諭者也孫二枚蕃庠生枚蕃選出枚蕙榮出曾孫一有
慶以丁亥年某月日祔葬從昭穆也某旣志其不誣者
上爲之銘銘曰

大帝始封僉憲繼隆世顯而崇公雖布衣我貴知希模
楷不迷有子其昌旣壽而康邦之永望鬱鬱松楸我祖
伊修百世維周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七

五

雷尉墓誌銘

余友趙司馬光抃雷之所自出也曾飲司馬宅予與舅
氏按席其人殆長者云嗚呼司馬下世國家變九江失
守舅氏猶巋然存蓋公生於穆皇時距今戊子乃死雖
未及百年渺然如太古人物悉數之亦且歷七八朝矣
憶司馬存日與余讌語及外家曰我滄潭公官遼東靖
海時太淑人及舅生焉方是時全遼亾恙富強甲九邊
舅少時馳馬上下關口如飛習遼事莫舅若後司馬撫
密雲載督薊遼欲挾以俱徃而舅氏老矣方是時余甚

惜其不行有以匡司馬不迷也公初以文不害起家爲
成都稅課司巡簡蜀王聞其好書賜資治通鑑一部移
黃安旋改黃陂典史耿侍郎聞其賢旌之詩以母老致
仕囊楚蜀書史以歸督子孫學終身不衰鄉里重之其
生平大致如此公諱之令別號鳴寰世德化人娶李氏
繼娶汪氏子六起龍雲龍如龍皆庠士人龍猶龍乾龍
皆儒士孫六鑫鉞銑鐘鎌鈇起雲人乾先公以城陷死
冢孫鑫諸生也及塋期以狀來請銘余按諸司馬平生
言多不誣乃爲之銘曰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七

五

幼佩遼轂壯權蜀榜齊安尉望鼓繼帆桁岷流激壯兩
曜孤閬我公翫醴直方而諒匪惟宅相奕世風上余銘
不讓未綏爾壙

